

官场现形记

原著 清 李伯元
【主编 张琪】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家藏书系



文学鉴赏精编家藏书系

官场 现形记

(清)李伯元 / 著
张琪 /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现形记/张琪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0
(文学鉴赏精编家藏书系)

ISBN 978-7-204-09305-2

I.官… II.张… III.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2657 号

文学鉴赏精编家藏书系

主 编	张 琪
责任编辑	哈斯托娅
封面设计	巨嘴鸟卡通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随州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30
字 数	30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9305-2/I · 1862
定 价	396.00 元(全 2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言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是晚清小说家，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祖籍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市），咸丰年间，迁居山东。李宝嘉3岁丧父，随母亲与堂伯父李翼清一家合住。光绪十八年（1892）李翼清辞官归籍，宝嘉一家也跟从由山东返回常州。乡居期间，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将《游戏报》转让，另办《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作为编撰者李宝嘉不仅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在《官场现形记》中，作者用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奇异丑恶现象，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皇权统治的残酷，官吏的贪婪，地主豪绅的劫掠，市井狂徒的强悍，平民百姓的无助，提供了一幅鲜活的社会众生相。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全书由许多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作品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齷齪卑鄙”、“昏聩糊涂”，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统治集团的腐朽。

因为作品中多为短篇，要在不长的篇幅内，将人物写深、写透、写活，就必须抓住重点。作者正是选最具有代表性、最能突

前

言



出人物性格的材料加以润色、渲染,运用夸张、讽刺的手法,作了细致生动的刻画,显示了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深厚功力。

作者对于清末社会的黑暗,官场中的腐败,洞若观火,又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抓住其表象,透过表象,揭露其本质,使他们的丑恶形象和肮脏灵魂暴露无余。这种毫不留情的暴露,将作者满腔激愤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也加深了读者对清末社会现实的黑暗和作品内涵的了解,这正是《官场现形记》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

编者



目 录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5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绣级蓝呢糊绿轿	10
第四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15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19
第六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25
第七回	式宴嘉宾中丞演礼 采办机器司马滥交	30
第八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投无路	36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反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41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46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52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58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63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70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77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83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89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96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104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110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羸当场出丑	弄巧成拙蓦地撒差	116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122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128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134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141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147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153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158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165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172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180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187
第三十三回	查账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194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201
第三十五回	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谗	208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214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222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227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233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诤多才	238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账簿	245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250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255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261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269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276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282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 287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 294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 301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 309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 317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 324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纆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 330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 336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 344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 353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 359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 366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 371

目

录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

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有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合伙开了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质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这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还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却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

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放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学院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

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趴下，啪咚啪咚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与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回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个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爹爹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

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着



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爹爹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道：“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说：“他中他的，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爹爹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什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甚么？”王仁道：“你父亲就只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点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哪里来呢？”

老三孩子虽小，听了“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得先生瞪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

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爹爹，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这方必开是从来没

见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的气，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样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搀了出来才完了事。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整日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选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道：“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裁拜。”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碑楼进士第”八个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进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坑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爹爹，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

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什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人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前老等，帮着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朝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呢！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甚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等会儿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它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盞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哪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看见，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囚攘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

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上去摆供。

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份子，倒也络绎不绝，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下来了。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饿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烦。忽然听说来了，就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爹爹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王乡绅坐定，尚未开谈，先喊了一声：“来！”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答应了一声：“是！”王乡绅就说：“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二爷未及回话，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朝着王乡绅说：“又要你老破费了，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绅那里肯依。赵老头儿无奈，只得收下，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

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王乡绅一席居中。两旁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面的，都在天井里等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开面东，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一时酒罢三



巡，菜上五道。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来的“闾墨”，一定是清真雅正，出色当行。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未曾出榜之前，早觉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见文章有价，名下无虚。两人讲到得意之际，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

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监察御史，后因年老告病回家，就在本县书院掌教。现在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并不将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

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制艺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来，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人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哪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作为。”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人入胜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载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别的不讲，单是方才这几句话，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王乡绅一听此言，不禁眉飞色舞，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说道：“对了。老侄你能够说出这

句话来，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现在我虽不求仕进，你也无意功名，你在乡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皇上家培养人才。这里头消长盈虚，关系甚重。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这个重担，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将来维持世运，历劫不磨。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总是我们斯文一脉。将来昌明圣教，继往开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说到这里，不觉闭着眼睛，摇头晃脑起来。赵温听了此言，不禁肃然起敬。他爷爷同方必开，起先尚懂得一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又做出许多痴像，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

正在疑惑之际，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吵闹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赵温的爹爹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他在那里嫌少，争着要添。赵温的爹爹说：“你主人只送了二分银子，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已经是格外的了。”二爷说：“脚钱不添，大远的奔上来，饭总要吃一碗。”赵温的爹爹不给他吃，他吵着一定要吃，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厨子不答应，因此争吵起来，一直闹到堂屋里。王乡绅站起来骂：“王八蛋！没有王法的东西！”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做好做歹，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方才无话。坐定之后，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嘴里说：“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戒戒他二次才好。”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听了这话，连忙替他求情，说：“受了官刑的人，就是死了做了鬼，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这不毁了他吗？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回来教训他几句，戒戒他下回罢了。”王乡绅听了不作声。

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叫唤了半天，前前后后哪里有老三的影子。后来找到厨房里，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一见他老子来到，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又是可惜衣服，急的眼睛里冒火。当下忍着气，不说别的，先拿过一条沾布，替儿子擦手，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老三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任凭他老子说得



如何天花乱坠，他总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时恨不过，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声哭了。大家忙过来劝住。他老子见是如此，也只好罢了。

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起身告辞。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孙子年纪小，不曾出过门，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请赏荐一位，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王乡绅也应允了。方才大家送出大门，上车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说话赵家中举开贺，一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下来，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亲供。当下爷儿三代，买了酒肉，请门斗饱餐一顿，又给了几百铜钱。门斗去后，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给他。赵温不胜之喜。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随时可以请教。方必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还有什么不愿意么？随即满口应允。赵老头儿自是感激不尽。取过历本一看，十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遂定在这天起身。因为自己牲口不够，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头驴。几天头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钱行，赵温一概领受。

闲话少叙。转眼之间已到十四。他爷爷，他爹爹，忙了一天，到得晚上，这一夜更不曾睡觉，替他弄这样，弄那样，忙了个六神不安。十五大早，赵温起来，洗过脸，吃饱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来。赵温便向他爷爷、爹爹磕头辞行。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托他照料孙子。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等到行完了路，一同送出大门，骑上牲口，顺着大路，便向城中进发。

原来几天头里，王乡绅有信下来，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可便道来城，在舍下盘桓

几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进城，投奔石牌楼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管门的一向认得，立时请进，并不阻挡。赵温却是头一次。幸亏他素来细心，下驴之后便留心观看。只见门前粉白照墙一座，当中写着“鸿禧”两个大字；东西两根旗杆。大门左右，水磨八字砖墙；两扇黑漆大门，铜环擦得雪亮。门外挂着一块“劝募秦晋赈捐分局”的招牌；两面两扇虎头牌，写着“局务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大字，还有两根半红半黑的棍子挂在牌上。大门之内，便是六扇蓝漆屏门。上面悬着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写着“进士第”三个字；两边贴着多少新科举人的报条，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算来却都是同年；两边墙上，还挂着几顶红黑帽子，两条皮鞭子。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也就让他进去。转过屏门，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凳。两面靠墙，横七竖八摆着几副衔牌，甚么“丙子科举人”，“庚辰科进士”，“赐进士出身”，“钦点主政”，“江西道监察御史”。赵温心中明日，这些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另外还摆着半新旧的两顶轿子。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其时已是十月，正中挂着大红洋布的板门帘。

前回跟着王乡绅下乡，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买烧饼吃的那个二爷，正在廊檐底下，提着一把尿壶走来。一见他来，连忙站住。亏他不忘前情，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一个千，问他：“几时来的？”王孝廉回答说：“才到。”那二爷瞧瞧赵温，也像认得，却是不理他。一面说话，一面让屋里坐。赵温也跟了进去。

原来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也悬着一块匾，是“崇耻堂”三个字，下面落的是汪鸣盩的款。赵温念过“墨卷”，晓得这汪鸣盩就是那做《能自强斋文稿》的柳门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觉肃然起敬。当中悬着一副御笔，写的“龙虎”两字，却是石刻朱拓的。两边一副对联，是阎丹初阎老先生的款。天然几上一个古鼎、一个瓶、一面镜子。居中一张方桌，两旁八张椅子、四个茶几。上面梁上还有几个像神像龕子的东西，红漆描金，甚好看。赵温不认得是什么东西，悄悄请教老前辈。王孝廉对他说：“‘这是盛诰封轴子’的。”赵温还不晓得什么叫诰命，正想追问，里



头王乡绅拖着一双鞋，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已经出来了。王孝廉连忙上前请了一个安，王乡绅把他一扶。跟手赵温已经趴在地下了，王乡绅忙过来弯下腰去扶他。嘴里虽说还礼，两条腿却没有动。等到赵温起来，他才还了一个揖。分宾坐下。赵温坐的是东面一排第二张椅子，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张椅子，王乡绅就在西面第三张上坐了相陪。王乡绅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爹爹的好。谁知他到了此时，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到城之后，见了王乡绅替他问好的话一句说不上来；连听了王乡绅的话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涨得通红，嘴里吱吱了半天，才回了个“好”字。王乡绅见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谈几句。

言谈之间，王乡绅提起：“有个舍亲，姓钱号叫伯芳，是内人第二个胞兄，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那年新抚台到任，不上三个月，不知怎样就把他‘挂误’了；却不料他官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做官才不算白做。现在他已经托了人，替他谋干了一个‘开复’。一过年，也想到京里去走走，看有什么路子，弄封把‘八行’，还是出来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王乡绅道：“何尝不是如此。我也劝过他几次，无奈我们这位内兄，他却另有一个见解。他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这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老侄，你想他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呢。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确确是位理财好手。”王孝廉道：“俗话说的好，‘千里为官只为财’。”王乡绅道：“正是这话。现在我想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倒可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诸事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这是最好的了，还有什么说得。”

当下王孝廉见王乡绅眼睛不睬赵温，瞧他坐在那里没得意思，就把这话告诉他一遍。赵温除了说“好”之外，亦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问：“钱老伯府上，应该过

去请安？”王乡绅道：“今天他下乡收租去了。我替你们说好，明年再见罢。”当下留他两人晚饭。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

于是晓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已经到了省城。找着下处，安顿行李。

且说赵温虽然中举，世路上一切应酬究未谙练。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遗才，学台大人虽说见过两面，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一个提篮接卷，却是没有交谈过。这番中了举人，前来叩见，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他平时见了稍些阔点的人，已经坐立不安，语无伦次；何况学台大人，钦差体制，何等威严，未曾见面，已经吓得昏的了。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随时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头一天晚上，教他怎样磕头，怎样回话，赛如春秋二季，“明伦堂”上演礼一般，好容易把他教会。又亏得赵温质地聪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等到天明，居然把一应礼节牢记在心。少停，王孝廉睡醒，赵温忙即催他起来洗脸。自己换了袍套，手里捏着手本。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钱的钱票，送给学台大人做“贽见”；另外带了些钱做一应使费。

到了辕门，找到巡捕老爷，赵温朝他作了一个揖，拿手本交给他，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另外又送了这巡捕一吊钱的“门包”。巡捕嫌少，讲来讲去，又加了二百钱，方才去回。等了一会儿，巡捕出来说：“大人今天不见客。”问他亲供填了没有。赵温听说大人不见，如同一块石头落地，把心放下。赶忙到承差屋里，将亲供恭恭敬敬的填好，交代明白。一应使费，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点停当，赵温到此不过化上几个喜钱，没有别的啰嗦。当下事毕回寓，整顿行装，两人一直回乡。王孝廉又教给他写殿试策白折子，预备来年会试不题。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已过新年，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一日饭后，人报王乡绅处有人下书。赵温拆开看时，前半篇无非新年吉祥话头。又说：“舍亲处已经说定结伴同行，两得裨益。旧仆贺根，相随多年，人甚可靠；于北道情形亦颇熟悉，望即录用”云云。赵温知道，便是托王乡绅所荐的那位管家了。

只见贺根头上戴一顶红帽子，身穿一件蓝羽缎棉袍，外加青缎马褂，脚下还登着一双



粉底乌靴。见了赵温,请了一个安,嘴里说了声“谢少爷赏饭吃”,又说“家主人请少爷的安”。赵温因他如此打扮,乡下从未见过,不觉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幸亏贺根知窍,看见少爷说不出话,便求少爷带着到上头,见见老太爷请请安。赵温只得同他进去,先见他爷爷。见过之后,他爷爷说:“这个人是王公公荐来的,僧来看佛面,不可轻慢于他。”就留他在书房里住。等到吃饭的时候,他爷爷一定又要从锅里另外盛出一碗饭、两样菜给贺根吃。一应大小事务,都不要他动手。后来还是王孝廉过来看见,就说:“现在这贺二爷既然是府上的管家,不必同他客气。事情都要叫他经手,等他做熟之后,好跟世兄起身。”赵家听得如此,才渐渐的差他做事。

到了十八这一天,便是择定长行的吉日。一切送行辞行的虚文不用细述。这日仍请王孝廉伴送到城。此番因与钱典史同行,所以一直径奔他家,安顿了行李,同到王府请安。见面之后,留吃夜饭。台面上只有他郎舅、叔侄三个人说的话,赵温依然插不下嘴。饭罢,临行之时,王乡绅朝他拱拱手,说了声“耳听好音”。又朝他大舅子作了个揖,说:“恕我明天不来送行。到京住在哪里,早早给我知道。”又同王孝廉说了声“我们再会罢”,方才进去。三人一同回到钱家,住了一夜。次日,钱、赵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直等送过二人之后,方才下乡。

话分两头。单说钱典史一向是省俭惯的,晓得贺根是他妹丈所荐,他便不带管家,一路呼唤贺根做事。过了两天,不免忘其所以,渐渐的摆出舅老爷款来。背地里不知被贺根咒骂了几顿。幸亏赵温初次为人,毫无理会。况兼这钱典史是势利场中历练过来的,今见赵温是个新贵,前程未可限量,虽然有些事情欺他是乡下人,暗里赚他钱用,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听得赵温的座师吴翰林新近开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赞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寻常,他一心便想巴结到这条路上。

有天落了店,吃完了饭,叫贺根替他把铺盖打开,点上烟灯。其时赵温正拿着一本新科闱墨,在外间灯下揣摩。钱典史便说:“堂屋里风大,不如到烟铺上躺着念的好。”赵温果然听话,便捧了文章进来,在烟铺空的一边

躺下,嘴里仍然念个不了。钱典史却不便阻他,自己吃了几口烟,又吃些水果、干点心之类;又拿起茶壶,就着壶嘴抽上两口;把壶放下,顺手拎过一支紫铜水烟袋,坐在床沿上吃水烟,一个吃个不了。后来钱典史被他噪聒的实在不耐烦,便借着贺根来出气。先说他偷懒不肯做事,后来又说他今天在路上买馒头,四个钱一个,他硬要五个半钱一个,十二个馒头便赚了十八个钱。真真是混帐东西!头里贺根听见钱舅老爷说他偷懒,已经满肚皮不愿意;后来又说他赚钱,又骂他混帐,他却忍不住了,顿时嘴里叽哩咕嚕起来。甚么“赚了钱买棺材,装你老爷”,还说甚么“混帐东西,是咱大舅子”。钱典史不听则已,听了时立刻无名火三丈高,放下水烟袋,提起根烟枪就赶过来打。贺根也不是好缠的,看见他要打,便把脑袋向钱典史怀内一顶,说:“你打你打!不打是咱大舅子!”钱典史见他如此,倒也动手不得。嘴里吆喝:“好个撒野东西!回来写信给你老爷,他荐的好人,连我都不放在眼里!”贺根正待回话,幸亏得店家听见里头闹得不像样,进来好劝歹劝,才把贺根拉开。这里钱典史还在那里气得发抖。

当他二人闹时,赵温想上来劝,但不知怎样劝才好。后来见店家把贺根拉开,他又呆了半天,才说了一声:“天也不早了,钱老伯也好困觉了。”钱典史听了这话,便正言厉颜的对他说道:“世兄!用到这样管家,你做主人的总要有主人的威势才好。像你这样好说话,一个管家治不下,让他动不动得罪客人,将来怎样做官管黎民呢?”赵温明晓得这场没趣是钱典史自己找的,无奈他秉性柔弱,一句也对答不上,只好索性让他说,自己呆呆的听着。钱典史又道:“想我从前在江南做官的时候,衙门虽小,上下也有四五个管家,还有书办、差役,都要我一个人去治伏他们,一个不当心,就被他们赚了去。像你一个底下人都治不服,那还了得!”赵温道:“为着他王公公荐的人,爷爷嘱咐过,要同他客气点,所以有些事情都让他些。”钱典史哈哈冷笑道:“你将来要把他让成功谋反叛逆,才不让他呢!这种东西,叫我一天至少骂他一百顿;还要同他客气,真真奇谈!”赵温道:“既然老伯如此,我明天管他就是了。”钱典史道:“我并不是要叫你管他,我是告诉你做官的法子。”



赵温心下疑惑道：“这与做官有什么相干？”又不便驳他，只好拉长着耳朵听他讲。钱典史又说道：“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这两句话你们读书人是应该知道的。一个管家治不服，怎么好算得齐家？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试问皇上家要你这官做什么用呢？你也可以不必上京会试赶功名了。就如我，从前虽然做过一任典史，倒着实替皇家出点力。不要说衙门里的人都受我节制，就是那些四乡八镇的地保、乡约、图正、董事，那一个敢欺我！”

赵温虽然是乡下人，也晓得典史比知县小。听他说得高兴，有意打趣他。便问他道：“请教老伯，典史的官，比知县大是小？”钱典史欺他是外行，便道：“一般大。”他管得到的地方我都管得到。论起来，这一县之主还要算是我。有起事情来，我同他客气，让他坐在当中，所以都称他‘正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所以都称我‘右堂’。其实是一样的，不分甚么大小。”赵温道：“典史总要比知府小些。”钱典史道：“他在府城里，我在县城里，我管不着他，他亦管不着我。赵世兄，你不要看轻了这典史，比别的官都难做。等到做顺了手，那时候给你状元，你还不要呢；我这句话并不是瞧不起状元。常常听见人说，翰林院里的人都是清贵之品。将来放了外任，不是主考，就是学政，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儿前来孝敬，自己用不着为难；然而隔着一层，到底不大顺手。何如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我们便衣就可上街，甚么烟馆里，窑子里，赌场上，各处都可去得。认得咱的，这一县之内，都是咱的子民，谁敢不来奉承？不认得的，无事便罢，等到有起事情来，咱亦还他一个铁面无私。不上两年，还有谁不认得咱的？一年之内，我一个生日，我们县内一个生日，这两个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来老太爷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爷做亲，姑娘出门，一年上总算有好几回。”赵温道：“我听见王大哥讲过，老伯还没养世兄，怎么倒做起亲来呢？”钱典史道：“你原来未入仕途，也难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全靠着做生日，办喜事弄两个钱。一桩事情收一回分子，一年有上五六桩事情，就受五六回的分子；一回受上几百吊，通扯起来就有好两千。真真大处不可小

算。不要说我连着儿子、闺女都没有，就是先父、先母，我做官的时候都已去世多年。不过托名头说在原籍，不在任上，打人家个把式罢了。这些钱都是面子上的，受了也不罪过。还有那不在面子上的，只要事在人为，却是一言难尽。我这番出山，也不想别的好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甚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说到这里，忽听窗外有人言道：“天不早了，客人也该睡了，明天好赶路。”原来是车夫半夜里起来解溲，正打窗下走过，听见里面高谈阔论，所以才说这两句。钱典史听了笑道：“真的我说到高兴头上，把明儿赶路也就忘记了。”当下便催着赵温睡下，自己又吃了几袋水烟，方才安寝。次日依旧赶路不题。

却说他主仆三人，一路晓行夜宿，在河南地面上又遇着一场大雪，直至二月二十后，方才到京。钱典史另有他那一帮人，天天出外应酬，忙个不了。这里赵温会着几个同年，把一应投文复试的事，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带办，免得另外求人，倒也省事不少。不过大帮复试已过，只好等到二十八这一天，同着些后来的在殿廷上复的试，居然取在三等里面，奉旨准他一体会试。赵温便高兴的了不得，写信禀告他爷爷、父亲知道。

这里自从到京，头一桩忙着便是拜老师。赵温请教了同年，把帖子写好，又封了二两银子的贽见，四吊大钱的门包。他老师吴赞善，住在顺治门外，赵、钱二位却住在米市胡同，相去还不算远。这天赵温起了一个大早，连累了钱典史，也就起来，忙和着替他弄这样，弄那样。穿袍子，打腰折，都是钱典史亲自动手。又招呼贺根拿帖子，好赶紧去套车。一霎时儿，簇簇新的轿子停在门外。赵温出外上车，钱典史还送到门口。这里掌鞭的就把鞭子一洒，那牲口就拉着走了。一霎时到了吴赞善门前。赵温下车，抬头一看，只见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四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原来为时尚早，吴家未曾开得大门。门上一付对子，写着“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十个大字。赵温心下一揣摩，这一定是老师自己写的。就在门外徘徊了一回，方听得呀的一声响，大门开处，走出一位老管家来。赵温手捧名帖，含笑向前，道了来意。那老管

家就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门生，连忙让在门房里坐，取了手本、贽见，往里就跑。停了一会，不见出来，赵温心下好生疑惑。

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帐。那吴赞善自从二月初头到于今，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他已见过不少。见了张三，探听李四；见了李四，探听张三。如若是同府同县，自然是一问便知。就是同府隔县，问了不知便罢，只要有点音头，他见了面，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并不是吴赞善一人如此。

目下单说吴赞善，他早把赵温的家私问在肚里，便知道他是朝邑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又是暴发户，早已打算，他若来时，这一分贽见至少亦有二三百两。等到家人拿进手本，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卧床未起。听见“赵温”两字，便教“请到书房里坐，泡盖碗茶”。老家人答应着。幸亏太太仔细，便问：“贽见拿进来没有？”说话间，老家人已把手本连二两银子，一同交给丫环拿进来了。太太接到手里，掂了一掂，嘴里说了声“只好有二两”。吴赞善不听则已，听了之时，一骨碌忙从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抢过来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二两银子。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登时改变起来。歇了一会，忽然笑道：“要是他们的门包也拿了进来？那姓赵的狠有钱，断不至于只送这一点点。”老家人道：“家人们另外是四吊钱。姓赵的说的明明白白，只有二两银子的贽见。”吴赞善听到这里，便气的不可开交了，嘴里一片声嚷：“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两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他——叫他不要来见我！”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

老家人无奈，只得出来回复赵温。替主人说“道乏”，今天不见客。说完了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擦，却把那二两携了去了。

赵温扑了一个空，无精打采，怏怏的出门坐车回去了。钱典史接着，忙问：“回来的为什么这般快？可会着了没有？”赵温说：“今儿老师不见客。”钱典史说：“就该明儿再去。”到了明日，又赶一个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声，让他一个人在门房里坐了老大一会子，才向他说道：“我看你老还是回去罢，明日不用来了。”赵温听了这话，心上不

懂。正待问他，老家人便道：“我就要跟着出门，你老也不用坐了。”赵温无奈，只得依旧坐车回寓。钱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见着，晓得这里头有点不清，便把从前要靠赵温走他老师这条门路的心，也就淡了下来。

过了几天，恰是初八头场。赵温进去，狠命用心，做了三篇文章，又恭恭敬敬的写到卷子上。——听见人说，三场试卷没有一个添注涂改，将来调起墨卷来，要比别人沾光，所以他就在这上头用工夫。谁知到了初十那一天，落太阳的时候，他还有一首诗不曾写，忽然来了许多穿靴子，戴顶子的，嚷着“抢卷子”。还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照着他呜呜的吹。把他闹急了，赶忙提起笔来写。偏生要好不得好，一首八韵诗，当中脱落掉四句，只好添注了二十字，把他恼的了不得。匆匆忙忙收拾了考篮，交了卷子出去。自己始终不放心，直到第二天“蓝榜”贴了出来，没有他的名字，方才把心放下。接连二场、三场，他一连吃了九天辛苦。出场之后，足足困了两日两夜，方才困醒。

以后就是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因为副主考请假回家修墓，尚没有来京，所以只请了吴赞善一个人。赵温穿着衣帽，也混在里头。钱典史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哩。一直等到散戏，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大家散了之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

赵温自从出场之后，自己就把头篇抄了二分出来。一分寄到家里，一分带在身上，随时好请教人。人家都恭维他文章怎么做得好，一定联捷的。他自己也拿稳一定是高中的了。就有人来说，四月初九放榜，初八写榜。从几天头里，他就没有好生睡觉。到了初八黑早，还没有天亮，他就唤醒了贺根，叫他琉璃厂去等信。贺根说：“我的爷！这会子人家都在家里睡觉，赶去做甚么？”赵温一定要他去，贺根推头天还早，一定要歇一会子再去，主仆两个就拌起嘴来。还是钱典史听不过，起来帮着赵温吆喝了几句，他才叽哩咕噜的一路骂了出去。这一天赵温就同热锅上蚂蚁一般，